

再生

日一月二年六十三

刊週

期九四一第

中國民主社會黨對於和談之意見

改組政府聲中答客問

伍憲子

黃金·外匯·法幣·物價

餘園

職業·和平·自由 (H. A. Wallace著)

張遠清譯

社會改造問題的商榷 (中)

伍藻池

從「軍隊國家化」說起

遺俗

論「清黨」與「洗黨」

黃撼石

馬歇爾返國後之美國輿論

斯鳴輯譯

蘇聯的外交態度

陳明譯

蘇聯內幕

靜觀譯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物之一

中國民主社會黨對於和談之意見

本黨對於最近國共兩黨之恢復和談，寄於無窮希望。回憶年來國共兩黨和談之所以不能成功，其最大原因，在彼此各有其兵力，一面互相猜忌，以為對方有消滅我之野心，一面各自稱雄，以為我有消滅對方之機會，今後若仍復如此，和談恐永不能成功。然本黨對於此次和談，猶寄予無窮希望者，因為還軍於國，還政於民，已成爲政協決議，國共兩方亦皆承認，此事必當實行。本黨希望國民黨先從自身做起，現在中央政府關於黨與政府之界限，尙未明白劃清，亦可說黨在政府之上，軍隊屬於黨，政府受黨指揮，今爲免除共黨之猜忌，惟有國民黨切切實實還軍於國，現役軍人完全脫離黨籍，國民黨退還普通政黨之列，同時還政於民，則共產黨所以猜忌政府與國民黨合而爲一的心理，或可消除，能如此，國民黨方可以光明磊落要求共產黨還軍於國，和談關鍵得此即可迎刃而解。

聞中共方面堅持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狀態，假令中共亦還軍於國，國共兩黨並非劃疆分治，則國軍駐紮於彼此共有之國土，便無所謂一月十三日以前與以後之分，中共同時又反對業已召開之國大與其通過之憲法，但其所通過之憲法係根據政協憲草，應爲各方所共認，即有未能同意之處，俟下屆開會依照修正條文提出修正，至國民黨既還政於民，則不祇是開放中央政權，地方政權亦應同時開放，中共又何必一定劃分某地爲中共政權，某地爲中共以外之政權，良以同處一國之中，同一法系，同一政制之下，方能成爲國家，誠如上文所言，則還軍於國，還政於民，國共二方皆以誠意勉力實行，方是民主，方是和平，能和平民主，國家自然統一，自然強大，否則各擁其黨有之軍隊，各握其黨有之政權，即是反民主，反民主則不能和平，不能統一。民主之真諦不在文字之宣傳，而在事實之表現，和談之結晶在此，改組政府之精神亦在此。

今國家情勢，危殆已極，經濟崩潰，魚爛將亡，到底有何大不了之事，而不能棄嫌歸好。

本黨對於國共兩方皆無偏袒，希望兩方皆能切切實實還軍於國，還政於民，共同造成一個超然於各黨之上公平正直之法治政府，自然可以受舉國人民之擁戴，千言萬語之和談，必以此爲根本，能如此纔算覺悟，能如此就是成功，區區之意，全爲垂死人民請命，望國共兩黨人士其接納之。

(一月十八日)

改組政府聲中答客問

伍憲子

· 第九 ·

一 改組政府之聲，最近甚囂塵上，不祇引起全國人士注意，乃至全世界人士亦皆注意，改組政府其關係既如此之重，到底用何方式改組，方足以滿人之望，挽救垂危之局。昨有友人以此為問，爰就所見答之，此是我個人之意，并非代表本黨發言。

友人問，國民政府將改組，請貴黨參加，國民黨人是否有此誠意。貴黨參加政府之後，是否有辦法能安定此危局。據普通人的觀察，多少為國民黨之改組政府，請各黨參加，是請客式，貴黨多分幾席位，為貴客，結果一事不能辦，貴黨豈不徒供犧牲乎，幸有以解我之疑。

答曰，國民黨誠意與否，我不敢以不肖之心待人，我相信蔣主席與國民黨中之開明分子，必具有誠意。請客不是壞事，劉玄德三顧草廬，聘諸葛亮，禮意之隆，何嘗不是請客。但諸葛亮應聘之後，劉玄德之主權，與諸葛亮共之，且授之矣，故請客不壞。現在國民黨，是一黨專政之黨，照例無須請客，則是有意識讓出主權，最低限度，亦想與客共之。然而外間仍疑國民黨不誠，仍錯誤認其請各黨參加政府為請客，且預料其結果為將逐客，被請之客，結果徒供犧牲，此種揣測，我以為亦不誠。我以為誠意待國民黨，我認定國民黨必要有誠意，然後改組政府始有功效。否則始請客，而終慢客，甚或逐客，則彼犧牲不是客，而是國民黨。

友人復問，誠如子言，則子已深信國民黨有誠意，子殆贊成參加政府矣，但是貴黨何以遲遲無參加之表示，到底子之意，是否即貴黨之意，貴黨之意，是否亦同子之意。

答曰，我已言之，此是我個人之意，并非代表本黨，我今再鄭重聲明。

我信國民黨有誠意，是我以誠意待國民黨，但國民黨之誠意，仍有待於事實之證明，因為誠意蘊在心中，非事實不能表現，國民黨真有改組政府之誠意，請各黨參加，我以為應有事實表示。

第一 要造成聯合主體，其辦法如下。

一、國民黨連召集三中全會，結束訓政，三中全會宜決議，將高於一切之黨權自行撤消，國民黨今後退處於普通政黨之列，黨費不從國庫開支。

二、國民黨軍隊完全交還國家，現役軍人一律脫離黨籍，純粹為國家軍人。

三、黨團退出學校。

四、黨辦的特務工作，宜即停止。

以上數事，要有痛透切實之通告，俾全國人民相信今後之國民黨是上政治軌道之國民黨，尤應嚴令誥諭從前辦黨人員澈底改變其把持政治排斥異黨之作風，然後可進而與各黨聯合，商量改組政府，此是第一步的表示誠意。因為去年政協決議，命為國民黨二中全會推翻，故今次國民黨三中全會如未

有選政於民之決議與聲明，則雖欲改組政府，請各黨參加，似未能示信，各黨所以遲疑或在此。

國民黨既退處於普通之列，則與各黨組織聯合政府，是各黨同負責任之聯合改組，并非以國民黨為主體請各黨參加之改組，此點關係極大，移步換形，應請大家注意。

第二 要集中全國人才，改組政府。

現在若由國民黨做主體，邀請各黨參加政府，分配各黨以府委及院部會等席，此種做法，易受攻擊者以口實，詎為各黨分贖。我的意見，以為不如根據憲法，試行責任內閣，既各黨能聯合造成主體，不妨共選出一個能負責任之行政院院長，由行政院院長負責，慎選國家人才，組織行政院，無所謂某黨佔幾席，某黨佔幾席之分配，致犯分贖式的嫌疑。我以為國民黨既專政二十年，其效既可觀，今次改組政府，欲新天下耳目，則國民黨人對於行政院院長一職，不妨退讓，另選各黨或無黨之領袖人才任之，以大公至誠之心，惟才是用，不惟黨是私，則新政府之陣容，必有以動人觀聽。

第三 要確定政策

今後改組政府，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目前政治之污濁，既不可為諱，然則如何刷新新政治，如何改革幣制，如何安定金融，如何解除民生痛苦，如何和平統一，如何改良國際觀聽，新政府的人才，宜集中精神，預先商定全套計劃，以備實施。故各黨不能和諧，不能以至公至平之心推定一個行政院長，則一切政策無從決定，各黨不能聯合為主體，則一切政策，亦不能推行。俗說「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而況各黨集中人才，假令真能不爭黨見，共以國家人民為前提，則一個諸葛亮之合成，并非難事。諸葛亮之重要，不祇在文治政策，尤在於關張趙馬黃之能聽號令，今後新政府之行政院，必要能做到此，和平統一之工作，自能成功。

友人復問，子之言，理想而已，太遠於事實，試問專政二十年之國民黨，所以自為其黨謀者，絲毫不肯遺漏，黨權無孔不入，黨人排外之性極深，今雖危急，豈肯放棄其高於一切之黨權。蔣主席縱需要各黨派甚殷，但此種需要，不過一時，各黨參加政府之後，招牌掛出，開幕已完，參加政府之各黨，必事事碰壁，自取沒趣而後已。而況黨權之複雜，亦非蔣主席所能駕馭，不觀最近一年來，所謂接收敵偽之主辦者，弄得一場糊塗，軍有軍扒，政有政扒，黨有黨扒，五花八門，紛紛不可紀極，蔣主席未嘗能澄清之，而謂政府改組之後，各黨力量能使政治清明，國民黨人能改變性質，與各黨合作，能改變性質，而遵守憲法，豈非滑稽。然則所謂第一造作聯合主體，第二集中全國人才，第三確定政策，僅能點綴吾子寫文章之資料，斷難現於事實也。

答曰，誠如是，則我們祇有束手待斃，不復談政治而已，我以為政治是人為，國家之亂，並非天定，一部分是壞人拚命幹壞事，一部分是好人斂手怕幹好事，兩者皆有罪過。今國家危殆至此，苟有一錢生機，吾人應培植之，古人說「清談誤國」，其實有至理，更有事實，故吾人今後不必作清談，吾人要切切實實拿出辦法，今次改組政府之事，更當如是。吾人有辦法，政府能聽之，國家之福也，吾人有辦法，政府不能聽之，吾人亦可以告無罪於國人。吾人不能以不誠逆億政府，吾願政府能以至誠表現於事實，未嘗不可以感動各業也。往者已矣，舊賬不必算，今後如何，最所望於國民黨。

客聞吾言，再無詞以難我也，客於是退。再生讀者邇來索稿，因配是以塞篇幅。

黃金、外匯、法幣、物價

餘論

社會一般人在心理上一向都覺得黃金在那裏

領事物價；一聽說黃金漲價，以為其他物價必定也會跟着上漲。去歲年關黃金猛漲，中央銀行以拋售黃金，抑平金價，以達到穩定物價為目的，竟拋出黃金五噸之多；這一舉動，更使社會上的相信，黃金與物價，有如影隨形之關係。其實這是一種欺騙，拋售黃金政策（如果算是政策的話）除對投機者予以相當打擊之外，連金價并未抑平，更何有於穩定物價？說穿了真不值一笑；央行拋售黃金表面上是以抑平金價，穩定物價為理由，其實呢，是在市場上攫取源利以彌補財政的虧空，當黃金正在飛漲至三百萬元以上之時，央行「盤馬彎弓故不發」，直至將趨近四百萬元大關始一舉而拋出五噸。這一筆厚利，實在可觀。但是政府以無限制買賣黃金彌補虧空，我們倒表同情；若說拋出黃金，使法幣回籠，能達到穩定物價之目的，我們實不勝其疑慮。第一，因為政府并無這許多黃金，第二，因為現在通貨的膨脹也并非暫時的，有限的，第三，因為黃金并不是貨幣的法定準備。有此三因，所以我們說央行此次拋售黃金所標榜的，除為一種欺騙外，簡直不成其為政策。更有甚者，央行此種舉動，不但不能穩定物價；而且更能推波助瀾，使物價與黃金而扶搖直上。因為本來黃金的漲落，常被一般人敏銳感覺到，以為可影響其他物價，匯價等。其實黃金只是一種價物，如其他貨物一樣，在理論上實，絕不能認為黃金可以領導物價；否則，其他

，已被社會敏銳地感覺到有其特殊的勢力；而且這敏銳的感覺作用，常常影響到其他物價的漲落。假使現在政府有意無意間再把這黃金與法幣牽扯起來，結果就會使金價的漲落與幣值的漲落，成為正比例，因而影響到物價。所以我們應該認清黃金只一種商品；同時更希望政府能宣佈黃金與法幣沒有關係，央行拋售黃金，僅僅是做買賣而已。

我們知道黃金與物價有關，必定是黃金是貨幣的材料，或者作為貨幣的準備。那末，抑平金價，終可以安定幣值，以後終能穩定物價。試問幣值是處什麼地位？既不是幣材，又不作為貨幣的準備，可以說黃金與法幣根本沒有關係，千真萬確，黃金現在只是一種商品，和其他商品處同樣的地位。換言之，黃金與法幣之關係，也就是普通商品與法幣的關係。在這一種關係之下，黃金如何能領導物價。我們如說黃金價格安定了，幣值就因之安定，物價也跟着安定，那就等於說，鞋子，香煙的價格安定了，幣值就因之安定，物價也跟着安定。這豈不是一種笑話。

而且現在政府通貨的發行，并不是照一種貨幣流通所必需的數量而發行；乃是根據財政的支出而發行，目的無非在盲目製造政府的購買力，這一種的發行，當然是巨大無比，其幣值之下跌，乃是勢所必至。而且內戰方酣，支出更大，發行額達到天文學上的數字，實不足為奇。在這種惡性膨脹之下，而夢能以拋售黃金，使法幣收縮回籠，何異癩人說夢？或謂租借法案有美金借款計全部黃金五百七十一萬餘兩，以之拋售，或且有效。殊不知，這筆租借黃金已用去大半，所剩剩下的能否收縮法幣至不膨脹的程度實大大一個疑問。縱使黃金可以活用，至多也不過為政府填補虧空，其意義完全與做買賣賺錢一樣，絕不能牽涉到貨幣的安定。因為這本來與法幣無關的黃金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外匯匯價問題。去年十月中旬左右，美匯價格與黃金一樣，也有空前的劇烈變動。論者種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團於十二月十八日公布各會員國法定幣值，及準備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開始營業一事與這一次美鈔上漲風潮，關係甚大。投機者以為我國將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前再來一次調整外匯匯率，相信新匯率必較現匯率為高，故預先大量買進金鈔。造成此次狂漲風潮。（十二月廿二日猛漲為七千五百元）其實，國內目前政治，軍事，社會的種種不安，再加以通貨無限制的膨脹，已够使金融市場動盪失軌，國際貨幣基金團之公佈，不過一種導火線而已。現今百業凋敝之時，資金不流入生產正軌，所以黃金與外匯都成為投機的對象；一旦兩者一漲，一般人心目中不約而同都認為法幣下跌，因之存幣不如存貨，其他物價也上漲了。

講到外匯，我們不能不認物價的外匯政策是註定失敗的。其原因很簡單：因為通貨的膨脹既因內戰而無法停止，把匯率死訂在二〇二〇對一（當時美鈔黑市價值是上下於二〇〇〇元）希望能夠穩定在這個水準上，真是一個夢想。這種

我們知道黃金與物價有關，必定是黃金是貨幣的材料，或者作為貨幣的準備。那末，抑平金價，終可以安定幣值，以後終能穩定物價。試問幣值是處什麼地位？既不是幣材，又不作為貨幣的準備，可以說黃金與法幣根本沒有關係，千真萬確，黃金現在只是一種商品，和其他商品處同樣的地位。換言之，黃金與法幣之關係，也就是普通商品與法幣的關係。在這一種關係之下，黃金如何能領導物價。我們如說黃金價格安定了，幣值就因之安定，物價也跟着安定，那就等於說，鞋子，香煙的價格安定了，幣值就因之安定，物價也跟着安定。這豈不是一種笑話。

而且現在政府通貨的發行，并不是照一種貨幣流通所必需的數量而發行；乃是根據財政的支出而發行，目的無非在盲目製造政府的購買力，這一種的發行，當然是巨大無比，其幣值之下跌，乃是勢所必至。而且內戰方酣，支出更大，發行額達到天文學上的數字，實不足為奇。在這種惡性膨脹之下，而夢能以拋售黃金，使法幣收縮回籠，何異癩人說夢？或謂租借法案有美金借款計全部黃金五百七十一萬餘兩，以之拋售，或且有效。殊不知，這筆租借黃金已用去大半，所剩剩下的能否收縮法幣至不膨脹的程度實大大一個疑問。縱使黃金可以活用，至多也不過為政府填補虧空，其意義完全與做買賣賺錢一樣，絕不能牽涉到貨幣的安定。因為這本來與法幣無關的黃金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外匯匯價問題。去年十月中旬左右，美匯價格與黃金一樣，也有空前的劇烈變動。論者種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團於十二月十八日公布各會員國法定幣值，及準備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開始營業一事與這一次美鈔上漲風潮，關係甚大。投機者以為我國將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前再來一次調整外匯匯率，相信新匯率必較現匯率為高，故預先大量買進金鈔。造成此次狂漲風潮。（十二月廿二日猛漲為七千五百元）其實，國內目前政治，軍事，社會的種種不安，再加以通貨無限制的膨脹，已够使金融市場動盪失軌，國際貨幣基金團之公佈，不過一種導火線而已。現今百業凋敝之時，資金不流入生產正軌，所以黃金與外匯都成為投機的對象；一旦兩者一漲，一般人心目中不約而同都認為法幣下跌，因之存幣不如存貨，其他物價也上漲了。

講到外匯，我們不能不認物價的外匯政策是註定失敗的。其原因很簡單：因為通貨的膨脹既因內戰而無法停止，把匯率死訂在二〇二〇對一（當時美鈔黑市價值是上下於二〇〇〇元）希望能夠穩定在這個水準上，真是一個夢想。這種

辦法使輸入大增，除消蝕有限的外匯和打擊國內生產外，絕無其他好處。資金既不流入於生產界，其結果便被吸引而為美鈔外匯的投機了。去年八月外匯匯率雖又改訂為三三〇對一，但這也是死板的，其結果弊多利少，到如今也大家明白了。假若通貨還是加速的膨脹，（無疑地更加膨脹）我們被斷定再來一次匯率調整也是徒然的。原來政府當時採用此種死板匯率，目的却在於鼓勵輸入，以企圖壓通通貨膨脹下不斷高漲的物價。這種政策，實在再笨不過，何則，因為國內物價並不因物資的供應增加，得到穩定，反而都上漲了。同時又因為這種外匯政策，不但犧牲大量外匯，而且還打擊了一部份國內生產。但是政府對通貨既無法不膨脹，又不能以積極性的財政政策以平衡預算，外匯問題總是無法解決的。所以在現今萬難情狀之下，一方面因通貨膨脹引起物價的高漲，破壞了生產，和擾亂人民生活的安定；但是另一方面在物價上漲之下，一旦將物價壓低，也會使產業界趨於崩潰，和失業增加。這真是一種退避維谷的情形，在這危險緊急關頭，政府除立刻停止內戰，停止通貨發行外——為正當生產事業的發展，而發行通貨是可以的，為財政支出而發行通貨，是要絕對禁止的——別無他路可走。否則，匯率無論如何調整，都是死路一條。

我們要知道，現在有大量游資投入於投機市場，另一方面工商又為高利貸所壟塞，這完全是由於通貨膨脹的結果。如果政府決心停止內戰，停止通貨發行，大量資金自可漸漸回到生產界，同時黃金，外匯等的投機也會自然而然地墜地下來，物價也不至有急劇的上漲。到此時，纔能談到

調整外匯匯率，纔能有穩定的匯率。

三、

我們都知道通貨不斷地在那裏膨脹，但法幣究竟發行達到何種數字，我們却無從確知。就政府財政預算方面來說，卅五年度的預算是二萬五千億元，不過這還只是表面的，因每年的實際支出都比預算超出好幾倍。卅五年度二萬五千億元的預算，早在七月內用得精光，以後的支出全靠發行來彌補了。八月份支出且為去年半月的平均的二倍至三倍。那末卅五年度之支出，要達到七萬五千億元，為全年原預算的三倍。支出大部為軍費，卅五年的軍費據估計為六萬億元，為全年度預算原額兩倍多。那末卅五年所發行的法幣有多少呢？

據估計卅四年底法幣發行額約為二萬億元，卅五年一二月間每月平均發行額為一千五百億元至二千億元，以後即逐月增加，至下半年平均每月發行額為二千億元至五千億元，卅五年度約計發行額當達至四萬億元。

卅六年度的預算據說是十三萬億元，（達十個單位數字）比卅五年增加了五倍以上，但這不過是預算而已。如實際支出較預算大三倍來計算，那末，卅六年度之實際支出可達到四十萬億元。這其中除稅收及物資變賣之收入占到百分之二十外，其餘百分之八十必靠通貨發行，果如是，卅六年度法幣的發行額約達三十二萬億元，比較卅五年度之發行額要增加到十倍。現在物價水準，較戰前增加了一萬倍，到了本年底，可能達到十萬倍了。

四、

原來依照貨幣數量說，貨幣與物價，是此消彼長互為因果的。如果貨幣數量增加，物價必定比例隨之上漲，除非貨物數量也比例增加。假若貨幣數量迅速的增加，而貨物同時不但不增加，反而減少，則物價的上漲的程度必更形猛驟。再者即使貨幣數量不增加，而貨幣的流通速度却大大增加，同時貨物不但不增加，反而減少，則物價的上漲程度一樣的確貨幣的流通速度而上漲。在通貨膨脹，與貨幣流通的速度特別加強之情況下，物價的上漲已經是不可避免，更加以交通梗塞，生產停滯，物資漸缺，物價的猛漲，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們認定本年內戰不能停止到本年底物價水準可能比較戰前增加到十萬倍。

總之，就卅五年一年說，無論黃金，外匯，物價在一年之內都約漲了五倍。（物價指數以上為標準，假定民國廿五年為一百，則上海一般物價每月指數，卅五年一月便是一九一、四三二、以後逐月增加，至十月為八三三、九二四，若加上十一月、十二月，則卅五年底物價比民國廿五年約漲了一萬倍。）黃金從每兩七萬八千元（卅五年一月每市兩合國幣七八、二〇〇元）漲而為四十萬元左右，外匯（指美鈔）從每元一千三百九十元，漲而為七千五百元，物價從二千倍弱漲而為一萬倍。同時法幣在一年也就漲了五倍強，而法幣發行額一年之內比過去八年之總和增加了兩倍。在這大難之前我們瞻望前途，只覺得是黑漆一團！我們能在飢餓與死亡上面建國嗎？我們除祈求當政者以大智大勇大慈悲的精神在政治上經濟上毅然決然改圖外，我們對於前途實不敢想像，也不忍去想像！（農歷元旦日試筆）

職業、和平、自由

華萊士著
張遠清譯

我是「新共和雜誌」的主編，我的任務在助成進步改良的美國。這是一樁艱苦鬥爭的事業，也是我平生最值做得的事業。每個美國人期待着一個和平的世界，而全世界却期待着一個進步的美國。我要為一個進步的美國草擬方案，這是極好的機會，如我在一九三三年入閣的最初幾天一樣。

民主黨最近受了挫折，但決不致一敗塗地，正可以促其作新的運動。民主黨因不主張強武主義而見棄於美國人，然而美國人今所要求的新的領導決不能在共和黨系統中找出。一天找不到，便一天不得安寧。

我們進步主義者並未被人擊敗，人數亦不少。我們是美國最偉大傳統（羅斯福傳統）的繼承人，我們能引以自豪。我們的任務是這種傳統的再生。我們進步主義者從不臨陣畏縮，我們正開始鬥爭。

我們不必悲嘆新經濟政策的重建，不必懷喪着戰時聯合國和譜的消失，不必悲哀着人亡政息。回觀過去，不合我們的傳統。羅斯福的事業祇有開始，而無終止。今日我們要勇往直前，為着國家的繁榮，世界的聯合，尋求一個新的方案，更進而爭取美國人民對於這個方案的擁護，這才算忠於羅斯福的傳統。

我們既準備新的行動，羅斯福的思想與行為便是我們的南針。他不僅是民主黨員而是進步主義者。並且他是舉世無雙的大政治家，他能時時刻刻地謀求進步，熟練地運用新計劃，拉攏棉業公會，銀業公會，工會，大城市的種種機構；最重要的便是他還能聯絡有獨立性的自由主義份子。他能在同一時期內面面顧到。對於重私利而輕公益者，他常常耐心地同情地容納他們的意見。他說是以赤子之心視之，但這也是感化作用。他常重視公共福利事業，甚至以間接路線達此目的，他時常利用廣播喚起人民的共同警覺。

在國際方面，羅斯福運用同樣技巧。斯大林堅信馬克思主義，邱吉爾則堅持大英帝國與維持現狀。羅斯福同樣有堅強信心，但他決不硬硬地堅守什麼主義。他相信共同利益與共同警覺可以將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集合起來。

羅斯福失敗的地方在缺少有組織的擁護者。他沒有聯合勞工運動，沒有可以憑藉的團結的自由主義者的運動。擁護他的人不知如何予以助力。譬如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不但沒有系統的訓練工作，也沒有設立一個政治機構宣揚自由主義思想。僅有在羅斯福第一任內，進步主義者在國會裏實獲有多數。此後，進步主義者的政策得以通過便全靠羅斯福一人的本領。在戰時，羅斯福成了民族英雄，他需要全美國人的擁護，千辛萬苦的戰爭是過去了，但我們對於戰後無法避免的艱難並沒有準備。行政是黨派聯合性的，戰爭的目的也沒有普遍地為人所共認，因之我們戰爭的進步主義的特色更覺模糊了。因之歐洲進步份子非常活躍，而在美國反動份子倒是聲勢赫赫。

我們在行動之先，必須研究過去種種教訓，一人的崇高思想與政治手腕，不但可以拯救美國，還可拯救全世界。一個偉大的運動可以產生出幾個偉大的人物，今日我們需要立刻從事這種工作。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們有廣泛的計劃，我們要聯合進步份子與有志之士，爭取一切黨派，一切宗教，一切團體間的和平。我們要把進步主義者的力量與意志組織起來。我們的目的不在批評諷刺，我們要拿出我們的方案給全美國人民。一切民主團體都來實行這個方案，農夫，工人，商人，中產階級以及職業教育宗教團體聯合起來。我們的理想是生氣勃勃的有活力的美國。故步自封是要失敗的，我們要向美國的每一個城市，全世界上一個國家，作普遍的祈求，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什麼是我們新運動的基礎呢？我們旗幟是顯明的。我們代表美國傳統，不是金元外交的偽傳統，也不是市儈操縱物價的偽傳統，而是真實道地的美國傳統，也可說是從未圓滿實現的全世界傳統，——生存，自由，與安樂。我們獨立宣言中的這三個條件在今日可以用來作全世界獨立宣言，其意義便是：和平，自由，職業。

今日右派的死硬份子主張和平自由的社會解決不了失業問題。左派的死硬份子偏堅持犧牲自由以求職事與和平。帝國主義者想藉職業與自由的

名義來發動第三次大戰。

那些都不對，我可以代表一個思想：便是說，職業和平與自由可以兼而有之，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可能看到繁榮自由的「大同世界」。

在干戈不興的「大同世界」裏，我們能得到和平職業與自由。和平自由與職業三位一體，不可分開。除非一切國家都能有此三者，休想單有一國能獨得其一。在我們沒有得到永久和平以前，我們必須造成世界政府與法律的方案。歷史證明先有社會而後有國家，那麼我們在未得到世界政府與法律之前，一切民族國家必須是「大同世界」的組成份子。美國國內沒有自由便不能為「大同世界」的一份子。蘇聯國內經濟社會不能安定，也不能為「大同世界」的一份子。我相信「大同世界」的人都應承認，爭取和平自由職業是不分國界的。這便是我們新運動的基礎。

人人就業便可以防止美國的經濟衰落。否則一定經濟衰落，一旦經濟衰落，農夫則求售無應，工人則無工可做，三分之二的退伍軍士的新創事業便要關門大吉。到了二百五十萬退伍軍士無家可歸，二千萬家庭的收入不足四十（美）元一週，其餘千萬的人家用盡一切存儲的時候，經濟衰落便在美國便了災害。美國生產減低，更促成世界各處的經濟衰落。

共和黨一向反對政府防止經濟衰落的措施。一些共和黨議員相信大公司有完全自由操縱物價，因之，農產品的價格與工資便愈壓愈低。共和黨的傳統政策便是提高關稅，結果更加速經濟衰落。所以說，經濟衰落來臨愈早愈嚴重，愈顯得共和黨的成功。

數年來，進步主義者就主張提高生產。最近，反動份子為抵制物價管理，也曾要求「不顧任何代價的生產」。現在物價管理已經取消了，我希望他們繼續生產的要求。總統下面有一個經濟顧問委員會，是贊成維持生產的。這個委員會不斷地將國內經濟狀況報告總統，並且替總統草擬提案送交國會。其實，共和黨占優勢的國會決不會讓進步主義者，經濟顧問委員會或總統決定一個為工商界領袖擁護的方案。

今日商業的作用在以合理的價格大量生產，給付適當的工資，賺到公平的利潤。如何以充分生產維持我們經濟，如何制定公平標準使充分就業，這應是政府的責任，不能由工業界單獨負擔。民主政府更應以種種方法減低房租，法意公共衛生，分區發展，國外借款，最低生活標準，盡進稅

則；對於不健全的工業，政府應以有效的方法收為國有，或加以管理，以減低出產品的價格。

和平的意義便是制止走向戰爭的趨勢。照現在的趨勢，政府好像愛人的民委託託的準備在下次戰爭取得勝利。許多早應解決的爭點一概被視為戰爭準備而不能解決。美國不惜巨大浪費支持腐化而不民主的政府，以為這種政府可以擔任反共的衛兵。美國以安全名義，每年花費一百三十億（美）元的經費；蘇聯保持五百萬人的紅軍，工廠任其停歇，田園任其荒蕪，我們現正以安全為名，不讓聯合國善後救濟委員會以食糧與物資救濟海外饑饉災荒的國家，因為恐怕他國人民免於饑饉，可能提升他們戰爭力量。我們為要實行政治目的，竟置千萬人民於死亡災荒之境。以安全為名，德國科學家正替蘇聯計劃進攻美國的火箭，而另一班德國科學家也正替美國設計攻擊蘇聯的火箭，總有一天美國與蘇聯的軍士死傷於德國人之手。我們現在求安全而適得其反。我們誤入歧途，所以徒勞無功。為快樂而求快樂決不可得，為安全而求安全亦不可得。

我們的和平方案是徹底消除戰爭的因素。到了民主政體普遍實現，生活水準提高，一切國家接受世界法律的時候，真正，安全才能得到。兩黨的領袖會主張簽訂和平協定與保障安全之後，我們才能安居樂業。我的答覆是：除非實行世界福利的計劃，我們決不會有永久的協定，永久的安全。每個國家要以全力掃除文盲與饑饉，這是「世界人民和平」的基本思想。同時，美英蘇聯三國必須成立國際計劃，以水閘，電力，鐵道，船塢，公路，耕種機器，紡織工廠，機器與醫院等方法增加所謂落後地域的生產。我們需要兩個二十年計劃。第一，掃除全世界文盲與饑饉，於一九六六年完成。第二，消滅一切傳染疾病，建立較高的普通的生活水準，於一九八六年完成。根據技術，這是可以做到的。根據道德，這是必須做到的。根據事實，這畢竟比戰爭便宜，而是戰爭的惟一代替品。

上述方案是世界福利的初步目的，此外我們仍需要安全方案。我們要裁軍，並且要毀去儲藏的原子彈。我們要反對一切開發核能的步驟與海外根據地。我們要有有效地視察與管制國際間擴張軍備的活動，以保障集體安全。世界人民將擁護這個方案。在德國，在巴爾幹，在希臘，英美勾結右

翼份子，蘇聯勾結左翼份子，因互爭地盤，而吳運禍結；人民不能讓不能寫，人民得不到真正的民主。英美蘇各存攻擊對方之心而互奪空軍與海軍根據地。人民已够受了；他們希望空中海洋間的自由航行，他們希望開放巴拿馬，蘇彝士，達達尼爾，多瑙等運河，供給船來往，同時擴大世界和平貿易至最高度。他們希望近東的火油供世界人民使用，根據大西洋憲章的原則而不根據英美蘇軍事需要。最後，我們承認，除非我們對於歐洲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寄予正義與同情，和平終不可得。

自由是基本的，是廣泛的，我們不能以得到政府所規定的自由而滿足。人以有麵包而能活，但不能僅以麵包而活，他必需有所研究他所寄託的世界的真象的自由，並且必需有說出有關這些真象的思想的權利，否定這些自由的人不配參加進步主義的運動。

今日備戰的努力便是違反自由的努力。反動勢力與自由不能兩立，而現在正在腐蝕自由。到了準備原子戰爭的第二階段，自由便操於軍人之手。在秘密委員會上軍事負責人將告訴議員何以必須擴大秘密警察，何以美國需處於不宜而戰的有利地位。軍人與一些大公司好友合作，計劃分散工廠與人民。政府將是我們經濟與身體的主宰，無法逃避。美國人正向法西斯路上走，雖不比墨沙里尼的那些人殘忍，最後的衝動也許還更有力呢！我們進步主義者的責任要轉移原子武器的競爭，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保持自由，自由無異是美國人的生命之道。

研究真理的權是我們最可寶貴的自由之一。平民食積百分之九十操於反動份子或馬克思主義者之手，試問他們還想有研究真理的自由嗎？美國與蘇聯兩國人民要自由交換毫無偏見的真理，自由發表對於這真理的反應，那麼兩國間才有真正的友情，作和平堅固的基礎。

自由的意義並不是不受政府的法律約束。文明國家的人民必須放棄小自由以享受較大自由。御汽車者必須放棄開足八十碼速度的自由，以保證我們在馬路上的安全。在瑞士農人在其土地上砍樹必須得政府許可。根據土地保護法，美國農民若不設法改善其耕種的土地將得不到補助金。新經濟政策便曾經限制了成百的小自由以換取一些較大的自由。

要求民主在今日是普遍的現象。蘇聯政府不敢再以無產階級專政自豪。他們說蘇維埃共產主義是「較高的民主方式」。一些美國人聽了不至朝

笑；他們忘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因我們對黑人猶太人和其他小民族有不平等待遇正在譏笑美國所標榜的自由呢！

我很喜歡接受蘇聯領袖們思考民主方式的意志，而且根據羅斯福的傳統，我將為全世界人民尋求更好的方式。

蘇聯政府宣稱他們是民主國家，蘇聯各民族間，男女間，完全平等，沒有任何不平等待遇，一切蘇聯人民保證有經濟與社會上的權利，在蘇聯，報紙廣播與電影事業不受私人的有力的專斷。這些議論對於美國倒是一個厲害的挑戰。我們最好接受這個挑戰，規定歧視黑人等為犯罪行為，賦與全國公民充分平等的機會，擴充言論自由。

我們不能諱言我國民主的弱點。假如採取方法克服這些弱點，我相信蘇聯一定佩服我們民主的天才而走向更大大政治自由之途。到那時，一個主要的戰爭原因便消除了，我相信我們的新運動應在這些方面努力。

我們現在是國會內的反對黨。共和黨僅注意對付反對派，而不顧國家與世界的大業福利。這便是今日通貨膨脹，經濟衰落的原因。民主黨在這時應表現出反對派的作風，對於好的議案，他們應予以慷慨的支持；對於不好的議案，他們應予以有力的反對。我們不可以為一切共和黨人都是反動頑固，我們應承認去年十一月間投共和黨票的千萬選民相信「大同世界」而不相信孤立。我們進步主義者應向此千萬選民訴說。我們的目的是共和黨政治，我們目的在集合善意的人民共同推選一個綱領。我雖然對於共產黨嚴酷地批評，但我從未說共和黨員不好。他們是我們的人。我的父親曾經是共和黨內閣的農業部長。我知道衣阿華州進步的共和黨員是如何了解問題。我時常與新格蘭州與中大西洋州共和黨農民與工人接觸，我很看得起他們。

我們當然需要組織。進步主義者初步努力在改造民主黨使其成為自由主義的政黨。但是我們不是政黨的奴隸，假如民主黨不能改弦更張，我們就要分道揚鑣。我們需要進步的報紙發揚我們的綱領，組織維護我們主張的人，並且與全世界人士互相保持接觸。當此日韓成了反動派的感聲虫時，週刊倒是最好中間性的東西，這便是我當「新共和雜誌」主筆的原因。我將藉此刊物以說明我們新運動的精神。

世界是我的活動範圍。我相信進步的美國可以聯合世界，反動的美國一定使世界分裂，這種信心便是我的力量。我的敵人是盲目的反動份子，重利而人不顧生產，任經濟衰落而不謀有效的管理，祇顧戰爭而不想為落後國家的人民提高生活程度。我的朋友是一切相信民主的人士。我的老師是那些更為富庶更寬裕的生活努力求知的平民。我自己無所求。假如認為我是重要人物的話，那便因為我所代表的主義。這些主義是顛撲不破的，而且正在進行。（譯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共和雜誌）

社會改造問題之商榷

(中)

伍藻池

衝動常時造出許多狂放的行為，使個人與社會都發生壞的影響。故此正統哲學家——尤其倫理學者，常常努力去創造一種哲學或倫理學，來設法制裁這種狂放的衝動。但衝動是人類生命活力的基礎，絕不能隨意給以強烈的制裁。若果加以相當的壓迫，我們立即感到非常之不適，或非常痛苦，我們每每欲避免痛苦不能不對於衝動故意寬容。而此種為衝動所造成之動作，似乎是有目的的。其實則不然，此種動作由於衝動，絕沒有若何真正的目的雜在其中。衝動之所以不能不如此者，完全企圖避免某種制裁之苦痛耳，捨此別無他事。

人類的活動，由於衝動者多，而由於慾望少，我們知道，在人類生命之流的活動長程中，慾望自然有他的地位；但他所佔的地位，遠不如衝動這麼樣廣大與重要。有時慾望反成為衝動的附庸。但我們也得分明，慾望在人類正常生活的領域之中，他亦有有很特殊與重要的地位。他很容易得了相當的滿足，他在活動的轉流中，絕不像衝動那麼癡狂。衝動的本身就是無政府似的怪物。我們真不容易馴服他，使他好好活動於有規律的生活藩籬之內。他在小孩或藝術家的生活園地裏，或許能够好好地容忍下來，若對於有理性的成年人，那就成了很嚴重問題了。

(五) 衝動的活動對於社會的貢獻

衝動本身是一種非常難以駕馭的東西。牠的動作，完全沒有顯明的目標，前面剛已說過，牠甚至連追求幻想的目的都沒有，牠本身是癡狂的，而且是盲目的。這樣一種令人可怕的東西，分明對於人類社會是有害而無益。這種觀察，似乎是表面的。如果我們從事實上加以分析，衝動亦是兩方面：①是佔有衝動 (Possessive Impulse) ②是創造衝動 (Creative Impulse)。(註五)兩者本來同一源泉，而牠們所造成的結果，是絕對同樣的。與社會所發生之關係與影響，亦有重大的分別。佔有衝動，其最大的追求，是獲得與保有社會現存的東西。而創造衝動，是去創造一些東西，為實在世界前所未有的，貢獻於社會，實有益而無害的。他們的典型代表，是藝術家的衝動，是創造的；財產 (Property) 獲得的衝動，是佔有的。

詩人寫一首詩，畫人寫一張畫，音樂家唱一首名歌，科學家發明一種前所未有的東西。這都是創造衝動活動的結果。而他們由創造衝動所發出的行為，影響於社會的，祇是和諧情感，快樂的人生。創造者的本身，當他的藝術完成之後，不管他人給他以贊揚或譏笑，他總覺到了無限的快慰，和美妙的感情。反之，佔有的衝動，使個人或社會，日從事於獲得物質的追求，富有者，日夜經營，為財產享有之是視，甚至有時不顧一切，奪人之所有以為己有，以滿足他個人無厭之嗜慾。其結果所致，社會生產不調勻，財產分配不平均，資本日趨於集中，貧富兩大勢力對抗的局面，日益顯明。因為國家財富，為社會的有產者所操縱，乃造成社會許多不勞而獲的有閒階級。他們日在奢侈淫逸，為所欲為。同時因利乘便，藉自己的金錢勢力，搶奪了國家的政權，指揮政府官僚，每為了他們私有財產問題，不惜訴之國際戰爭，以完成他們享有慾的迷夢。以上種種，均由佔有衝動活動所造成的形態，其必然的結論，引進人類社會，走進毀滅之一途。

從上面所說，兩種衝動活動的情形，對於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現在，我們認識的非常清楚。由此，我們關於未來創造新的社會所應該注重之點，何去何從，亦已十分明白。我們特別所當注意的事情，如我們前面所說，是怎麼樣使每個人獲得良善生活。我們之所謂良善生活者，是使個人創造衝動的活動範圍，愈廣大愈好，而佔有衝動則使其活動愈小愈佳。社會所有組織，其最良善者，是在於如何產生最大量的創造衝動，而佔有衝動，則限制至最小成分。這樣的生活與社會組織，我們並不是說，是十全十美，白璧無瑕；而是說這可算是健康社會生活的一種最高原則。因為人類生活過程，是不斷的推進與演變，絕沒有一成不易的原則，更沒有萬古用之而皆準的道理，故所以我們現在所主張的，祇認為相當的必然，而不是絕對的必然。(註六)

(六) 主張的理由

以人類本能衝動，作為改造社會問題的基礎。我們知道這種意見，不單是近代歐美學術界發生許多爭辯，即在目前我國，我們相信，或者還有

不學明白吧。在以後的時日裏，從董軍協定簽字，軍調部成立，一直到各地執行小組的派出，都不會有絲毫的建樹，還不是由於這個高明「策略」的運用。

中共候補中委董中野戰軍總司令張裕將軍，在中共華中分局高幹會議上，也替國民黨拈了一下八字：「請以十年至十五年為期，我們一定要拿下上海，拿下南京，砍掉蔣該死（蔣介石諧音）的狗頭。」他的根據之一，是一七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大恐慌的時期，表現在美國尤為廣大深刻，蘇聯該可以行動了。根據之二，中共的軍事力量，已經發展壯大，可以主動地解決國民黨軍事。

至於在「有好必懲，有黨必嚴」的解放區裏，那關舉趙雲祥等通敵叛國為虎作倀的偽軍頭子，據然由「和平」總司令一躍而為「民主」總司令，東北及關內的幾十萬戰俘，久久不予遣送，還不是服膺「有了兵馬好說話」的方針。

我們不能不佩服馬歇爾元帥，「中共的目的，蓄意建立一共產形式的政府」。他的觀察是敏銳深刻的，切中要旨的。但以什麼來達成這個目的呢？毛先生早已諄諄告誡他的黨徒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武裝鬥爭問題。」自然不會是民主問題，憲法問題，聯合政府問題，或其他什麼問題……毛先生也有個「以不變應萬變」和「以萬變應一變」的方針的。

一言以蔽之，什麼「三人」「五人」，「十二」「十四」，什麼民主自由，國憲省憲，這都是表裏的次要的問題，其中心關鍵，仍在這個百萬軍隊及其統制下的半壁河山。

✕ ✕ ✕
我記了這樣的一級故事：

舊年四月，跌死於黑茶山上的叶挺將軍，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主持新四軍軍政三年，然而，叶挺將軍可憐得很，連一個普通的會議，也為中共東南局書記兼軍部政委項英拒絕參加，逼論軍政大計。因為他是位「空子」——一九二七年暴動失敗，他逃到香港，失去黨籍了。他先後辭職四次，給毛澤東的一次辭職書上，憤激的說：「新四軍是座和尙廟，居士主持怎麼成！」叶挺將軍釋放之日，即飛電延安，請求恢復黨籍，此公頗悟過人，是想以高僧的資格，來主持新四軍這座大廟的。

「一叶而知天下秋」，以小見大，叶挺這位精通佛學僅欠受戒的「野僧」，尙且不能主持這座和尙廟，邊談什麼「軍隊國家化」，「文人主軍」，「軍政分治」，「軍黨劃分」，「吾誰欺，欺天乎！」

✕ ✕ ✕
再談國民黨，他有個以武力統一中國的迷夢，有個一黨治政以黨治軍的階段，但他在近年來，的確是在一個進步與蜕化的過程中，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近年來也是真心誠意想做個中國的華盛頓的。我們還可以拿一個細小的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的，國民黨人以稱他們「國軍」為榮，稱他們「黨軍」為辱，共產黨則反是，以稱他們「布爾雪維克黨軍」為無上的光榮，莫大的崇敬，在解放區略為住過幾天的人，總會知道的。雖然國民黨中某些將領，也如同馬帥所說的，意圖以軍事力量控制政治。但他們膽不敢

✕ ✕ ✕
明目張胆，引以為榮，引以為是。

毛先生詠雪詞中有這樣的一段：「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不解事，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但是，秦皇「焚書坑儒」，是對付不滿朝政的「反動份子」，還沒有「清算鬥爭」到百年前的往事，北藥長城，所有防胡降下的國防意義，還沒有至今天的軍行所至，毀屋扒路，破壞焚掠殆盡。漢武好大喜功，雖以對外的成份居多。至於唐宗，史有觀貞之治，雖然建封，小百姓總可以苟活下去。宋祖釋去將領的兵權以後，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把成隊的徒手民衆，用機槍施以掃射。當然，我并不敢以古代的專制帝王，比擬為今的毛先生，誠如毛先生所說：「俱往矣」。

中共是以民衆運動見長的，然而，民衆如水，「載舟覆舟，可以深慎。」這個簡單的真理，一定會懂得的，請手先生自己想想，一年半前同情你們的有多少？今天同情你們的人又有多少？我們以一個無權無兵的人民，要求毛先生變一下自己的「不變」，一年半來，焚燒的城鄉太多了，毀滅的財富太多了，殺死的人更是太多了！太多了！

「時日易喪，予及汝皆亡！」果真「不變」下去，到了這步田地，恐怕就難以收拾了！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文責自負)

論「清黨」與「洗黨」

黃憾石

國民大會閉幕後的局勢，人民似乎並沒有由於憲法的頒佈而稍稍減輕心頭的積悶，當前我們最主要的課題，正如所有的人都感到的一樣，認為：如果要使中國的人民提起應有的政治興趣，並真正地為實現民主有所服務，那麼，政府就必須對於日趨嚴重的經濟生活加以徹底與有效的解救，而其解救的方法又端賴國共的合作早日實現和政治上的腐化主義能夠迅速地加以撲滅。

我們在馬歇爾特使離華時所發表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指出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國民黨中佔有優勢的反動派意欲保持其對中國的封建控制，顯無秉承政協決議的誠意；同時，共產黨的不妥協份子則不惜任何激烈手段，以求達到其目的（馬帥特別聲明：在二月間共產並無此種不妥協的表示），第二，他還進一步的說：此項情勢的挽救惟有使政府中的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的優秀人物集合起來，在蔣主席的領導之下，達到團結的目標，馬帥所說的話，在人民的立場看來，完全是正確的，但如何才能做到這個地步，其責任卻在於我們自己，我以為：蔣主席除非他有意退休，他仍然不失為今後新中國適當的領導者，不過，目前的情勢不免使我們對於下面三點發生懷疑：第一，如果說蔣主席對於反動的黨

徒缺乏制裁的力量，那顯然中國的整個制度已經發生了問題，必須迅速予以改革，第二，如果說他早已熟識此事，但不忍加以清除，以免牽動全局，那麼，他即使不為保鏢所害，結果也將受歷史的裁判，第三，我們姑且假定他已經成竹在胸，準備採取必要的步驟，對於反動份子予以逐步的肅清，這點，當然是代表着人民的願望，但是，從排除異己，包辦輿論，以迄一連串的不幸事件，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樂觀的痕跡。

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應該地懇求蔣主席會實行上述的第三點，他可資借重力量，惟有出自真誠而不是拉攏的與其他各黨派合作，因為國民黨是一個老大哥的黨，歷史既久，積垢也深，如果沒有取得在野的協助，則前者雖有心刷新自己，也難望其收到清除的效果。

「清黨」僅就字面上解釋，本來並不是一個臭名詞，「清」是清潔或清理的意思，大凡一件東西經過相當時間都不免陳舊起來，它必須加以一番人為的力量才可以改頭換面，煥然一新；一個團體在其長大的過程中，也往往發生同樣的現象，因為時間既久，規模愈大，一切邪惡之念，意志散漫，腐敗苟且，以及自私自利等等罪惡都逐漸顯現出來。在教育上的立場說：「不教而誅」

自然是不道德的，倫敦既不成，誅又不願，則其結果必使這個團體淪落無疑。現在的國民黨，我們雖然無意給他加上一串聯珠式的壞形容詞，但公正之心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十數年來官僚的充斥，實在已到了罪惡滿貫的地步，我們覺得：當前的中國政治，既不是繼承宋楚姑皇雄偉的傳統，也非依照曹孟德，王安石，努爾哈赤等的遺風而作，中國與其說是由於一羣熱烈的愛國者如何奮發圖強，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不如說是由於一羣神經衰弱和瘋狂的拜金主義者如何通力合作，以毀滅這個古國最後的文化的殘骸。事實上，眼前的中國儘管有着許多樂觀的催眠樂，也徒足點綴而已，我們如果以封建的統治和共產主義式的政府（見馬帥報告書中）互相對照，那麼前者顯然比較落伍，如果再以共產黨人的苦幹精神和現政府的因循苟且公開競賽，那麼，優秀的成績自然更易於劃分了，不過，要是我們因此即認為國民黨必須整個地推翻，便未免過於盲目，國民黨是一個老大哥的黨，有歷史，有行政的經驗，也有不少進步的自由份子；為使中國的未來尋求可能的藥石計，則無知的排斥和專斷都將無補於事，易言之，政府對於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不能再作玩弄新花樣的把戲，並且應該名符其實地聯合起來，借重各黨派的力量肅清當前的封建殘餘。可是，眼前政府的風氣，雖然並沒有像蘇聯和以前的中國一樣公開地從事大規模的「清黨」，但政府變相地排除異己和一黨專政這一實際還是巧妙地存在着，於是「清黨」的「清」字却不幸地變成了時代的錯誤。

由於這樣的理由，我們必須及時發起一次繼

續不斷的「洗黨」運動，積垢已深的黨固然要洗，新興的黨更要趁早的洗，以免積重難返，在目前，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內部也不免有着多少機會主義者和意氣用事之流，倘若我們不預早加以醫療，致令惡勢力坐大，最後就只有使人民再度發生「一代不如一代」之感。這幾年來第三黨一致主張重開和談作為參加改組政府的先決條件，可說是已經挽救了本身前途的頹勢，加以一再傳聞關於政府派員前往延安的消息，兩者相映，不啻給予目前暗淡的局面添上了一線光明的希望。

現在，政府對於延安之行遲早總會實現，將來大員的公事包裹所存的是什麼條件雖然無從知道，但據作者粗淺的預測，下面兩點是可能被採取的，而且也惟有這樣才不至撲空而回：

一、政府願意借重各黨派的力量，對於反動份子包括軍事領袖加以清除，但此舉不能僅限於國民黨，應使雙方同時做到。

二、政府為表示坦白與決心計，或於和談未開之前，實行改組，以溫和份子代替反動份子。

這樣，政府便面臨了一種空前未有的「洗黨」運動，把面目可憎，言語無味的封建統治者加以肅清，因為，自政協會議以後（也就是馬帥所聲明的）：在二月間共產並無以此種不妥協的表示），國共談判再度破裂，其最大的癥結就是在於反動份子的作祟，所以，政府如果沒有勇氣實行一次澈底的「洗黨」則和平無論如何不能倖致，中國的政局也就只有「拖」，拖到大家一齊進入阿鼻地獄為止。（元月十四日）

蘇聯的外交態度

Roscoe Drummond 作
陳明 譯

——（譯自上海字林西報）——

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在紐約提示一連串「甜蜜的合理態度」，其動機及意義，使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外交官莫明其妙。
蘇聯很久堅持着「不」字，但現在忽然來了一連串「是的」——至少「是的，但」——看來使人莫測高深。

這些「是的」，是此外交巨頭一個很有力量很有意義的遷就。同時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對許多事情都予以同意——最低限度是在原則上的同意——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華盛頓的外交官若不尋出其真正原因，必不滿意。

在過去數日中，蘇聯在原則上贊同國際檢查裁軍，國際控制與檢查原子能的用途，舉行開放多瑙河國際貿易的會議，與最後解決特港問題。

這些同意，蘇聯並未確實加以肯定，因此沒有向東力，不過是原則上的同意，並非實質上的。莫洛托夫最近提議舉行多瑙河會議，但絕未提出開會日期。吾人可回想莫洛托夫「在原則上」贊成舉行二十一國巴黎和會，但要他實際來召集的困難情形。關於檢查裁軍與原子能問題，莫洛托夫強調稱，此檢查工作必須在安全理事會下進行，此意即謂五強任何一國可隨意停止檢查，即被檢查者亦可隨意拒絕檢查。

但這些「原則上的」同意，不論如何的無很大前途，總是有用而受歡迎的。倘這些「原則上的」同意是真正的，這就是說，難以和解的困境業已停止，而談判開始矣。

蘇聯近來表示合理態度，華盛頓的外交觀察家以為有下列的理由：

(一) 貝爾納斯與凡登堡對蘇聯的不合理要求採取強硬政策，已生結果，而且獲得談判的讓步。吾人有理由相信，美國在聯合國，尤其在長會議，採取最後政策，對莫斯科更為強硬。貝爾納斯通知莫洛托夫，謂莫洛托夫若不準備立刻締結和約，他當改變整個計劃，而不需對歐洲各國的和約，而另進行了。

(二) 莫斯科決定，共產主義須在外交順境而不在于外交緊張情形下在歐洲擴展。蘇聯亦知，他本身在東歐最為棘手，因反蘇與反共情感最為濃厚；而在法國最易着手。因法國共產黨得勢力。莫斯科或已得結論，用和平外交手段比用軍事外交壓力可在歐洲獲得更多「友善的」政府。

(三) 莫斯科或已結論，蘇聯在世界宣傳戰（西歐民主觀念對蘇聯共產主義觀念的宣傳戰）業已失敗，因此須採取步驟，使其外交表面平穩溫和些。

(四) 蘇聯國內所造成的反西歐緊張狀態，必須加以沖淡，使東歐與西歐能措手的展望，更有前途。

蘇聯可謂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對價還價者，吾人須知，莫洛托夫之「不」字是蘇聯外交談判的市價，其「是」字或其「原則上的同意」亦是一樣。蘇聯當初之「不」字並不是結束談判，而其「是」字亦非結束對價還價。

馬歇爾返國之後美國輿論

斯鳴輯譯

自從馬歇爾特使奉召返國，繼貝爾納斯之後，就任美國國務卿，同時對中國問題，並發表一篇詞正義嚴的報告，一時美國輿論界頗為震動，紛紛撰文加以評述。除已散見於吾國各報紙雜誌者外，下面兩篇文章，原載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態度公允，見解卓越，尤其對於中國問題，凡所論列，頗有入木三分，鞭辟近裏之妙，乃未經淺譯，不無滄海遺珠之憾。爰於百忙中抽暇譯出，一以視美國輿論之一斑，一以供國人之借鑒。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吾國人對於此種外人之言論，幸毋以「耳邊風」視之！

——譯者附論。

一，馬歇爾對中國問題

Barnet Novak

山窮水盡乎？

另闢蹊徑乎？

根據馬歇爾將軍的報告書，許多美國人，現在都對中國的時局感到絕望——其絕望的程度，以為事實上除了使美國永遠撒手不聞不問這個問題外，已無他途可循。

這種見解在我看來，係基於一種對馬歇爾報告書的內容與意義有所誤解，這項報告書，我們現在試作一回憶，係發表於馬師祇是為了要担当

一種新的而又重大的任務，才來結束其使華使命的時候。

換一句話說，馬歇爾將軍不僅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發言，同時也是作為未來的國務卿發言。所以，他的這篇報告書力量之大，實遠過於一位大使，對其何以不能完成其使命的理由，作一種回憶的分析。它同時也是一位在杜魯門總統之下，有權指導包括對華關係在內的美國外交關係的人，對其未來政策所作的一篇宣言。

那末，在馬歇爾國務卿之下，那種政策是什麼呢？

我們不要以為那將會是一種否定的，漠不關心的以及置身事外的政策。中國的局勢固甚惡劣，而馬歇爾的報告書，又會明白指出其惡劣的程度，但是我們仍不能漠然視之，因為中國所處的區域，其在政治與軍略上的重要性，不但未為戰爭所減少，且已大大地加強了。

所以，為了這個理由，我們實無所用其選擇，祇有繼續容我們所有的力量，促進中國的統一與民主化，這樣才可使一個多年積弱，更番成為侵略目標的國家，得以強盛起來。

我們並未放棄我們在中國的目標。不過，馬歇爾將軍的報告書，會明白指出我們是要改變我們的策略的。過去我們所運用的，以及馬歇爾將軍自己已所運用的方法，都已毫無結果。故我們如再作任何直接的企圖，以促進國共的團結，那是徒勞無功的。

馬歇爾將軍會謂，「和平最大的障礙，厥為國共兩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的態度相處。」這種激烈的對抗，乃為彼此主義不同，而又

互相極端不信任的結果。馬歇爾將軍會猛烈抨擊國民黨方面最有勢力的反動集團以及所謂極端的共產黨徒。關於後者，他明白指出並不祇是土地改革家而已。他們是在野企圖在中國建立一種類似蘇聯的政體。

對於這兩個集團的任何一方，中國都沒有什麼希望。中國的希望，繫於國共兩黨以及站在兩黨之外的自由集團中的份子。

馬歇爾將軍說：「依我看來，挽救大局之道在於政府及各小黨派中的自由份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居於領導地位。」

不僅如此，馬歇爾將軍已多少得有幾分鼓勵，因為國民大會已完成了一部民主憲法，此舉樹立了改組政府的先聲。

從上述幾段文字，以及其他見於馬歇爾報告書中的，我們可以得到美國現在對中國所擬推行的一種十分特殊的政策的輪廓。下列各點是很顯而易見的！

一、美國無意對現政府施以無條件的援助，以助長國民黨反動派的氣焰。這種援助本為彼等意料所及，以為無論現政府怎樣好壞，美國除了支持它以外，決無第二條路可走。馬歇爾將軍的報告書，會明白指出在這事件上，他們的幻想是要大大的消滅的。

二、美國將支持蔣主席抵抗國民黨的右派，並使其有成為中國自由份子的領袖的可能。

這已不是一件秘密，當國民大會正在討論憲法的時候，一般反動份子對於憲草中的民主條文，管極力想把它取消，乃在馬歇爾將軍與司徒大

分明始已。

第一、政府對於改組國府委員會與行政院部所探的步伐，確是對蔣氏意思的最後考驗。馬歇爾將軍謂：「實行改組的方式，以及以多少代表席次分配與自由份子及非國民黨黨員，將有重大的關係。」他亦希望共產黨或其他集團，如有重大的可以共同負責任時，將仍有機會參加政府。

四、蔣主席與其政府，若欲進一步表示其誠意，則一黨統治的結束，必須與停止以國庫供給國民黨黨費同時實行。

把這些一切合計起來，便成爲一種政策，這一個政策把改革的責任，放在中國人自己的身上，而以美國的援助作爲可以求得的默契，假若自由的勢力已有了團結的話。

鑒於中國需要美國援助的殷切，馬歇爾的報告書，可能有一種深遠而富建設性的效果，它可能使國共兩黨分裂爲二；并自雙方吸收一些能以國家利益爲重，而以一己個人或政治黨爲輕的份子出來。

這種政策並不算作美國已對中國問題撒手不聞不問了，且在世界現狀之下，也不能作如此看。那是「不待深論的。」

二、中國的悲劇

Marguis Childs

馬歇爾將軍之被任爲國務卿，事出突兀，使其對於中國問題報告書的重要性，竟也爲之相形見絀，黯淡無光。此項報告書，乃爲馬歇爾的心地爲何正大光明的證據，假如有人尙需要什麼證

據的話。

此項報告書，已把中國問題和盤托出，遠非我們國內（指美國）所想像的那般簡單。這個問題的難複，並非若一邊全黑，一邊全白那樣一目了然，是非立辨。

馬歇爾將軍在紊亂如麻的中國政治糾紛中，發現有無數平民，都已對國共雙方感覺失望。他發現祇有誠意希望有一合理解決的變方自由份子，才能停止內戰。

馬歇爾發現蔣氏政府裏面，有一反動集團，企圖永久保持「其自身對中國的封建控制。」在共黨方面，則發現已爲一般狂熱的馬克司信徒所把持，他們不惜任何犧牲以求得政權。在這兩面磨石之間，中國人民的悲劇便被磨出來了。

美國國務院中有若干官吏，似擬企圖將美國對華政策，傾向到共黨方面。明白說來，遠東司司長文生氏（John Carter Vincent），目的即在此。

乃事實並不足爲這種陳述的確證。在馬歇爾使華的悠長艱苦的歲月中，他始終都與文生密切合作。他們在大體上都已同意這個見解，即這已不是看準全白的一方以損斥全黑的一方的問題了。

馬歇爾同時也與副國務卿阿契遜密切合作。後者會對將軍竭盡忠誠，這是馬歇爾對於每一同他合作的人都是如此鼓勵的。

假使馬歇爾在國民黨——實即中國政府——裏面確曾發見有傾向民主的任何決心的話，則我們必將以全力支持蔣主席。我們并將有權利希望

中國的人民大眾，終必會對蔣氏效忠。無如一個腐敗的封建的政府，實在太不中用了。

寶爾敦（Tillman Durdin）原是一位紐約時報經驗豐富的遠東通信員。以其長期的經驗，他不僅知道中國情形，即對日本，印度以及英荷殖地的情形也一樣熟識。從其最近自南京拍給紐約時報的專電，關於北平反美示威的風潮，會有若干則饒有意味的事實報道。寶爾敦說：

「這次風潮最重要的一面，或對參加的學生人數之多，以及反對美國人與反對美國政策憤慨的範圍之大。假使這種反美運動如無一種情緒上的基礎存在，則操縱這個示威運動的人決得不到別人的支持。」

「這種示威運動多少已成爲一種手段，使共黨對於國事的見解得以宣揚，并明白表示了政府的不得民心。同時不滿美國人之不限於共產黨，於此也得一證明。」

「中國青年心理上的混亂，失望與沒有信心，便是一副現成的工具，使一種植基於對政府以及對極力支持這個政府的外國早懷不滿的運動，隨時可以爆發。」

或許有人以爲馬歇爾的使華爲有辱使命。但從一種更廣大的意義說來，他却並沒有辱命他曾表現了他能够在「一種堪與世界上任何深密險惡相比擬的政治叢林中，找出一條出路。他並且還帶着一種公平的評價出來，縱使這個評價並不是一種確實的解決法，好教這莽叢變成和平的樂園。他在中國的經驗，應可使他在其較大的任務上，打開這重危難與紊亂。」

蘇聯內幕

美國時代週報駐蘇特派員作
解 觀 譯

一、外交政策是怎樣轉變的？

天下決無絕對的獨裁，過去如此，將來亦然。每一專制者總免不了斤斤計較權力；就是怎樣使人家都來順從我的意志？前一個禮拜，當克里姆宮推行其緩和的外交政策的新路線時，大家知道（以前也往往如此）蘇聯的一萬九千三百萬歐不作聲的蚱蜢者，仍還是決定蘇聯路線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蒲麥 (Lucius Loomer) 的闊大的華爾道夫，阿斯脫里亞 (Waldorf-Astoria) 公寓，莫洛托夫對特里雅斯德 (Trieste) 問題讓步了，并承認多瑙河上自由貿易的原則。這是同一個極不相干的內政問題，即蘇聯的房荒（為世界上情形最壞者），使大多數人民，每人都蟻居於七英尺見方的面積內，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凱旋湖 (Lake Success)，莫洛托夫對聯合國聲稱，蘇聯不但贊成軍縮，並願意接受（當然對否決權而言）軍縮實施的監督和國際管理。這又同一件事實有關，即象徵物荒的物價暴漲，現在在蘇聯出現。（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單是食品價格即暴漲三倍。）

在德國，紅軍的壓力也逐漸鬆弛了。這在許多其他原因中，又同一件事實有關，即有幾百萬的蘇聯人民，正面對他們最飢餓的冬天，可能有無數人民，倒斃田野及通衢。

從遠處觀察，蘇聯內部的災難，並不有利於

世界的親睦。不過，近在一九四六年左右，迫使蘇聯領袖們從貝爾納斯以「堅忍」的精神，辛苦推行反對蘇聯擴充勢力的政策，却是有它的效力。貝爾納斯會終止了蘇聯外交勢力的順利發展；在克里姆宮準備需要以最大努力，粉碎貝爾納斯的路線以前，它不能不轉其注意力於其國內，其間身體肥胖的齊達諾夫 (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這位斯太林的黨內代表，現任政治局執行長即在其國內政策強烈化。現在蘇聯的新路線，恰如蘇聯理論家里奧諾夫 (M. Leonov) 之所解釋，乃為列寧外交政策見解的一個最好的例證。里氏說：

「不過，他（指列寧）並不自囿於僅祇建立國內政策與國外政策之間的統一與關聯而已。他還指出了國內政策乃為國外政策的基礎。」

現在時機已經輪到國外的政策，應為國內事實所形成。目前蘇聯國內政策之最要者，莫過於一種新五年計劃，其詳細情形，凡欲估計蘇聯在未來的幾年內在世界舞台上將何所為者，都會感到興趣去研究。約在一九五十年左右，假若現在的計劃全部完成，則每一蘇聯人民，糖將仍要少於一九一三年，牛肉與羊肉仍要少於一九二九年，肥皂與油將少於一九三七年，豬肉將少於一九三八年，住屋空間及鞋襪，則將少於一九四〇年。

顯然的，蘇聯的人民，同到處的人民一樣，他們與其攜帶馬克司主義者的旗幟到遠地去，不如

且來改善眼前這幅悲慘的圖畫。斯太林與其同僚，不願他們在外交與軍事上的義務有多大，自從大戰結束以來，即會設法方法以減輕物品不足的嚴重性。他們是有若干成就的。前週我在莫斯科巡視一周，發覺蘇聯人民是比去年穿得好些了，店舖櫥窗裏陳列兒童玩物及廚房用具也多了，在若干地區，去年還祇是些戰爭所破壞的建築物的空壳子，或炸餘的廢址，現在房間裏也都燈火通明了。

不過，無數蘇聯人民，經由紅軍的出國，都已知這幾乎所有別的國家，生活都比他們好些，故對其本國進步的遲緩，口中不無怨詞。在一個警察國家，較諸一個自由國家，本較難於——且更重要得多——聽到怨言。可是現在在藝術上，文學上，乃至在馬戲場上，都已有不滿流露。從我前週在莫斯科所見，得有下列兩個例證：

在「一齣傀儡戲中，有三十個傀儡合唱一歌：『我們有一條奇妙的，奇妙的地道』」

「我們有一條奇妙的，奇妙的地道」

「但且進到裏面去看。」

在一個馬戲場裏，有一位名叫卡倫道殺 (Arundah)（意為鉛筆）的小丑，手裏拿着一隻羽毛飛動的小白雞圍進來，馬戲場的老板問：「你為什麼要亂打你的雞？」卡倫道殺回答道：「因為牠祇會下粉粉的蛋。」

蘇聯國家馬戲團的藝術評議會，會對這句笑話的「不滿意質」下過批評，并舉行一次辯論會加以改善。倫敦泰晤士報又問道：「難道丑角會得太滑稽的嗎？」

對付怨言可以有兩個法子：或去封住發怨言者的嘴，或者設法去掉致謫的原因。斯太林——

通過齊達諾夫——是二者兼試，變管齊下的。

在最近三個月來，齊達諾夫會領導一次文藝界的清黨運動，反對一切「文化上的觀念錯誤者」，從丑角卡倫道綏以至演出者艾森斯丹因 (Sergei Eisenstein)，都在被肅清之列。他也曾簽發 (他代表黨與斯大林代表政府簽署) 一道非常重要的農墾上，命令，旨在反對民衆非法重集體農場變成私墾。爲了增加齊達諾夫的雙重事業的重要性，正在黑海的蘇契 (Sochi) 地方患病的斯大林，特令齊達諾夫參與十一月七日在列寧墓上舉行的慶祝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的典禮。(在這一天的前夜，齊達諾夫曾發表演說，其要點有謂：「那些留在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的渣滓，我們仍需加以克服與清除，這是很正確的。」)

1) 誰將是斯大林的繼承人？

看了齊達諾夫新的任務與榮譽，一般試行推測誰將會是最先成爲斯大林的繼承人的評判員，現在都相信齊達諾夫，自從他在芬蘭戰役中努力奮鬥，聲譽雀起後，已很可以大顯身手了；他們估計他的地位，僅次於莫洛托夫，以一個十五年前共黨政治上尙寂寂無聞，甚至在蘇聯百科全書中尙找不到名姓的人，現在竟掙到這個地位，總算是爬得很快了。

不像斯大林 (原名 Djugashvili)，托洛斯基 (原名 Bronstein) 與莫洛托夫 (原名 Scriabin) 諸人，齊達諾夫始終還保持其出生時的原名。這個名字帶有俄文動詞 Zhdai 的語根，含有等待或期望的意思，這對於一位平平穩穩地乘著政

黨的自動梯，青雲直上，以至能升到 (至少是希望升到) 政治上最高位的人，確是一個好名字。他的父親本是一位德浮 (Tver) (現名克里齊 Kalinin) 地方的督學，其地去莫斯科約百里。齊達諾夫所受的教育 (包括德文法文)，在目前政治局中任何人爲優。他於一九一五年加入波爾薩維克黨，時年十九，曾擔任組織工作，但並無了不起的成績，直至他效忠於斯大林後，他的偉大的機會，始於一九三四年到來。

當斯大林最親信的朋友克羅夫 (Kirov) 被刺身死，齊達諾夫即就列寧格勒的共黨領袖。因爲西化的，難治的列寧格勒，乃是一個最激烈的地方，故這個職位，可以表示政府極信任齊達諾夫的忠誠與才能，并被視爲共黨的第二把交椅。

在一九三九年，他以一篇非常出色的演說，與黨內的「自由」派打成一片，這篇演說結束了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大清黨運動。他說：

「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犯有許多錯誤，最初便違反了列寧親民的原則……其間毫無保障的開除黨籍，以及敵對份子鑽進黨內，利用清黨陷害良民的事件，這是更僕難數。……

「我們應有一把鐵錘堅強的掃帚，把我們黨內的垃圾掃除淨盡。不肯悲天個人……是一種病症，我們黨內有好多領袖，便仍都犯着這個毛病。……假如你們要來這種假道學，那一定可以找出許多的假君子與真小人。你們若用這末多掘墳的傢伙，那決查不出窮來……」

可是齊達諾夫對於那些相信共產主義中的「自由」份子的人，也會於一九三九年另一次忠

告。在希特勒斯大林協定簽訂前兩月，齊達諾夫曾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論文，算是他「私人的意見」(共黨領袖總愛用「我們」以掩護其意見) 以爲英法兩國對於蘇聯，並不以忠實相處。他很傲慢地聲稱：「我的朋友們並不以爲然。他們仍還以爲當英法兩國政府與蘇聯開始協商一種互助協定時，固或願在歐洲造成一個反侵略的堅強有力的壁壘。」

在不到幾個月之間，齊達諾夫又對另一方面表示不信任。作爲列寧格勒的領袖，他很敏銳地感覺到一種危險，這種危險他看出係發生於隣近的波蘭。他的恐懼招到他事業上的一個大失敗：他勸告斯大林說，芬蘭將會很快地崩潰。到了芬蘭人的英勇抗戰消滅了那種幻覺後，斯大林對齊達諾夫說了一句含糊糊的大話：「芬蘭前線情形不是都很正常嗎？好吧，假如芬蘭軍隊到達波洛哥 (Baldoo) 住於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中途」，那倒要讓我知道。」

齊達諾夫的芬蘭之辱，對於他的政敵莫洛托夫却是一喜。當時有一段逸話，說齊達諾夫怎樣在克里姆宮斯大林的辦公室內與斯大林談話。鈴聲響處，是莫洛托夫打來的電話。斯大林對他說話約五分鐘光景，但在斯大林的一段交談中，會一連說了三個「是」字，而齊達諾夫却連汗也滴出來了。最後，恰在話機掛上之先，斯大林又連說兩個「不」字。斯大林略一回視齊達諾夫，看他臉上立呈紫色，於是說道：「別太高興了。剛才他是問我是否同你正在作一次圓滿的談話」。當斯大林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舉行慶祝其六十大壽，除了齊達諾夫以外，每一政治局

屬員都讚頌頌詞，什麼「我們的國父與大師」，「我們的光明的太陽」，「人民的希望與光榮」，真是不一而足，遍刊全國各報紙。唯齊達諾夫竟不在這誇詞之列。

齊達諾夫重得斯太林的眷顧不是容易的。當德國軍隊逼近列寧格勒，城內已軍無鬥志。賴齊達諾夫，伏洛希羅夫元帥與列寧格勒「市長」普蒲科夫（Peter Popkov）諸人，急傳撤四十萬列城居民起來保衛，才把局勢挽救過來。當二十九個月的困守戰在一九四四年解除以前，他們已寫下一篇人類堅苦抗敵的偉大故事。

當時城內饑寒有百三十萬人，其中以平民居多數，會死於飢寒與砲火。到了一九四二年當政府越過凍結的蘭度加湖（Lako Ladoga），對列寧格勒大施救濟時，鑽石心腸的齊達諾夫，看到人民手中的糧食，便命令他們存貯起來。在蘇聯的宣傳裏面，列寧格勒的故事，曾為斯太林格勒所掩，因為後者乃為紅軍改取攻勢的開始。不過假使克里姆宮決定（為使蘇聯實力敵對方捉摸不住）強調蘇聯純粹的防衛力量，則其宣傳的故事便會是列寧格勒，而齊達諾夫便會是它的主角了。

在戰後，為了表示他對芬蘭的估計錯誤已被赦有，齊達諾夫乃被任為芬蘭督制委員會的首長。芬蘭人據期將有最惡劣的情勢的到來，但是齊達諾夫却恨能不嫌舊惡。在赫爾辛基（Helsinki）的飛機場上，一隊面帶愁容的芬蘭儀仗隊，排成隊伍去接他。齊達諾夫操着芬蘭語說，「喂，孩子們。」芬蘭士兵木立了一個很長的時間，然後才都轉憂為喜，齊聲而出道：「喂，將軍。」

這便是齊達諾夫帶着蘇聯的使命到戰敗的芬蘭所處的態度。其間沒有粗惡的人物，沒有瑣瑣，且不大干涉芬蘭的事務。自從勝利以來，紅軍的聲譽已見進步者，在蘇聯歐洲邊境上，目前祇有芬蘭及捷克兩個國家。

三、文化清黨是怎樣進行的？

至於他的第二個任務，即文化上的清黨運動，齊達諾夫自命是有某種文化上的愛好的；他編許多都是偵探故事，並愛讀現代小說，不過其中許多都是偵探故事，實則我們可以說，齊達諾夫的文藝理論，是屬於偵探性質的，他對於任何不能積極推進共產主義的工作，却認為是一種罪惡。最近齊達諾夫曾有這樣的論說：假使工業上的出品不滿人意，或假使木料尚未搬移足數，則犯犯罪者一受懲戒，便都十足正常了；祇有一種對人類心靈上的不良教育如任其繼續下去，則其禍害不堪設想。

齊達諾夫看清楚他的工作，就是要確定蘇聯的機關報，決不容許文藝作家，無論有意義或無意，用說出不說出的方式表現，而使人民對政府不滿。當齊達諾夫攻擊抒情女詩人安娜阿克麥托凡（Anna Akhmatova）為「一個把通靈與新詩混為一談的淫婦與尼姑」，全國的報紙，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是齊達諾夫不喜歡她的作風。當齊達諾夫移花接木，斬倒了文化上的台柱，以支持五年計畫的缺陷時，評論家及報紙（不是一定公開報紙），通過蘇聯的文人，都來跟他作口鉢軍伐了。

俗管他有這些特殊的集權觀念，齊達諾夫倒很同情幾位他所接觸的西洋人合得來。他們看見他是一個矮矮胖胖的，指甲修得很齊整，衣服穿得很乾淨的小（五尺六寸高）個子，身上灑着一些點點香水，好喝白干與興奮藥酒。他除了飲茶吸煙有聲外，態度倒還不錯。這樣的觀察，至少可以使人費費的主要英國外交家上當，以為這還租魯的一位貴族。祇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運動的規則」，便很可以成為可靠的國際上的運動夥伴了。

齊達諾夫擁有政治局經常分派給他的房子，那是克里姆宮，近郊的別墅與高加索山莊。他

很愛克里姆宮裏，同居者有一妻一子，與其守寡的女兒。甚至在最寒冷的莫斯科的冬天，齊達諾夫（不似多數俄國人）總愛關着窗子睡覺，每天早起，必作十五分鐘的柔軟體操，期能減輕體重，但百試無效。他所愛好的消遣是玩高洛基（Go-rotki），這是混合滾球與推球板的一種遊戲，列寧也很喜歡。住在克里姆宮裏的人，有自己己的高洛基球戲俱樂部；在其最近一次比賽中，齊達諾夫名列第二名，僅次於斯太林的汽車夫基伏斯托夫（Kavostov）。

在正式的政治局的名單上（那比高洛基殊賽重要得多了），齊達諾夫現名列第四——居斯太林，莫洛托夫與可羅的總書記列第一伯里亞（Lavrntiy Berta）之後。列在齊達諾夫下面的，他的最利害的勁敵為邁倫可夫（Malenkov），現年四十四，是一位聰明的好走門路的陰謀家。其餘則為邁可揚（Anastas Mikoyan），為亞米尼亞的國外貿易領袖，頗得斯太林私人的恩寵，但祇有很少人跟他，且是一匹出冷門的黑馬，還有一位是保爾格森（Nikolai Bulganin），為軍隊中的政治領袖。伯里亞與邁倫可夫略有結合，為反動的對四洋人派。但是祇要斯太林存在一天，這一羣人是拆不開的，而齊達諾夫雖會一度反對大規模的清黨，但是對於政治局的文化清黨，却無論如何是願意跟着它跑的。

蘇聯的人民，似乎不會打破這班人為他們細計密謀所造成的束縛布克呢？據我前週觀察所得，知密克里姆宮仍還能留意到人民最低限度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則蘇聯的一萬九千三百萬人民，一時似乎還不見得會反叛。至於遙遠的將來，凡熟悉蘇聯情形的美國人，祇能作如下的說法：

「克里姆宮的力量，那在其能知道如何等待；而蘇聯人民的力量，則在其能知道怎樣等待得更加久些。」